

许钧 主编

傅雷的精神世界及其时代意义

——“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Fourier

许钧 主编

傅雷的精神世界及其时代意义

——“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西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的精神世界及其时代意义:“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许钧主编. —上海:中西书局, 2011. 4

ISBN 978-7-5475-0151-1

I. ①傅… II. ①许… III. ①傅雷(1908~1966)-人物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9347 号

傅雷的精神世界及其时代意义

——“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许 钧 主编

责任编辑 周春梅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44000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151-1/K·046

定 价 68.00 元

代 序

常仰典型 余光中

傅雷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國第一流的翻譯家兼文藝評論家，對西方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的譯介貢獻很大。在我的中學時代，幾乎沒有學生未讀過他所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我更認真地讀過他譯的《貝多芬傳》。他的譯論除文學外更包括西方的音樂與藝術，而對當代中國的繪畫也十分注意，

更勇於論析。這樣一位敏銳、剛正而且淵博的大師，自己的民族未能生前善加愛護，竟任下里巴人凌辱以歿，因此他的百年冥誕更值得我們痛惜哀思，引他為榮，引他的悲劇為戒。

纪念翻译巨匠傅雷

——代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 柳鸣九 ◆

在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心目中，傅雷有三重令人敬仰的身份：他创制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卷译文集，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巨匠；他以高境界的父爱书写出《傅雷家书》，是历史上实施艺术人格家教的成功典范；他以自己的生命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是一位勇敢的殉道者。而他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他丰厚而优秀的翻译业绩。

将近二十年前，我曾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傅雷是一二个世纪也难得出现一二个的那种大翻译家。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根据一个时期以来人文精神、人文文化的状况与趋势，我个人认为，在一二个世纪以内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再产生出傅雷这样卓绝的翻译大师了，也许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傅雷所创制的翻译业绩将会像米洛的维纳斯那样成为不可逾越的极品。

今天，谈论傅雷，就是谈论他的译事成就所凝现的翻译经验，所启示的翻译正道、翻译通途。

傅雷的译事成就首先在于他业绩的丰硕。中国是个翻译大国，从事文学翻译的甚众，足以成军，事业有成就者亦不在少数，我不敢说像他这样有六七百万字译品业绩者唯他一人，但与他等量同级者的确极为罕见，他如此大劳动量所显示的执著与勤劳，即足以赢得巨匠的称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选译作家作品均极为精当，决非任意逮过来一部就译，也决非出于政治或经济功利的驱使、出于低层次时尚或趣味的需求，而是以高品位的思想标准与艺术尺度选出真正的文学精品译介给国人，如对罗曼·罗兰，他选择了人道主义精神高昂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放弃了陷于左倾说教的《欣悦的灵魂》就是明证。再如，他对巴尔扎克，虽然他并未去译被认为是最有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农民》，但这位作家那

些社会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作品都是他译介的重点。因此,傅雷成为了一位最有文学史家的价值辨析力与艺术鉴赏力的译家,成为了一位优秀文化遗产真正品位纯正的继承者与传播者,这在左潮涌动的时代条件下是很难能可贵的。

傅雷不仅译得多,而且译得好,这是他作为翻译巨匠最直白的涵义。译事是一门高难度的技能与艺术,信、达、雅是中国人对译事的一种最高的理想追求。从林琴南以来,虽然译事道路上行者络绎不绝,译品浩繁、以笏挑运者大有人在,但真正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却为数寥寥,而傅雷则是攀登上了这一高峰的成就最为突出者。我们不能说,在“信”与“达”上,傅雷与其他译者有天壤之别,但在译文表达的“雅”上,在译本汉语之精炼、之优美上,傅雷的确明显优于很多译家。他的译本的汉语水平本身就达到了文学语言、艺术语言的高度统一,这是他将一种外国语言艺术转化为本国语言艺术的结果,是他反复锤炼、精益求精的结果,这使得他摆脱了硬译的匠气,而有了造化的灵性。他的译品在传达出原著本有的精神价值、艺术价值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立的文学性、艺术性,可以说,他既是文学翻译的大师,也是翻译文学的大师。

傅雷的翻译,于他本人,是值得自豪的一己业绩成就;于社会,是值得传承的一笔文化财富;于译界,是值得弘扬的一种经验。今天,在傅雷所开辟的道路上,已开始出现“前者呼、后者应”的景象。我相信随着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傅雷的译事经验将得到更深入的总结,傅雷的道路将有更大的开拓与发展。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日

傅雷永远活着

——代主编的话

南京大学 许 钧 ◆

四十二年前，傅雷走了，走得坦荡，走得勇敢，走得悲壮。

傅雷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生命是永恒的。他走了，留下了一笔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埋下了新生命的种子”。

傅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翻译事业。法国著名作家斯达埃夫人在论“翻译的精神”时说过：“人所能为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傅雷选择翻译事业，是因为翻译可以立命，寄托精神理想。他很早就把自己的译事与国人的自强和民族的进步联系起来，他要用翻译活动来振兴民族，给予国人精神上的勇力，用翻译活动来服务社会，推动我国文化发展，为社会文明默默奉献。他在自己的书斋里，孤独而虔诚、热情而执著地进行着这项神圣的使命。他深深地体会到：“人类有史以来，理想主义者永远属于少数，也永远不会真正快乐，艺术家固然可怜，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痛苦，人类也许会变得更渺小更可悲。”他也这样勉励自己：“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他深信：“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迟早得送给人间去让别人享受。”因而不断“鞭策自己。竭尽所能地在尘世留下些许成绩”。即便被打成“右派”，傅雷也没有忘记以沟通东西文化为己任，并且还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思考东西文化的问题：“东方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士，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他依旧把“为人类共同的事业——文明，出一分力，尽一分责任”视为自己

和他人的共同追求。这种崇高的境界更彰显了一颗具有云水襟怀的赤子之心。

傅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感情的纯洁,感情的真诚,还有大写的爱,铸成了傅雷生命的本真。在傅雷的生命旅程中,无论是对他人、社会、民族或国家,他都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赤子之心:他崇尚希腊精神,把纯洁视为“古典精神的理想之一”,用水晶一般透明的心对待他人、朋友,成为“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他追求“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在热心社会的过程中,表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真诚到甘做他人和社会的诤友;他的爱心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也全然呈现:“弟虽身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爱党爱友之心亦复始终如一。”作为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傅雷的赤子之心不仅表现在把自我置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中来寻求自己的人生境界,还表现在把自己高格调的生命追求和高品位的艺术追求完好地统一起来。所以,他的赤子之心蕴涵丰富,具有非凡的感人力量。

傅雷的心灵是纯洁的,纯洁的心灵因崇尚真而美丽。傅雷说:“只有真正纯洁的心灵才能保证艺术的纯洁。”他“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能容忍玷污艺术。他对傅聪说过:“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不是纯洁到像明镜一般,怎么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怎能打动听众的心灵?”傅雷认为:“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因为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能真有所感,才能对作家深入体会。而且,傅雷注重的真诚,不仅仅指艺术家怀揣一颗真心来从事艺术,还指在艺术道路上的求真、爱真、守真的意识。所以,傅雷的译文不仅美,还流露着“真”:做人的“真”和对原著的“真”。傅敏认为,“真”是父亲“最大的特点”。

傅雷有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他要用文学翻译活动来服务民众,推进社会文明,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责任心,其中也包含了傅雷对艺术的热爱,对文学翻译工作真诚的、热烈的、忘我的爱。赤子之心和人文情怀是傅雷的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叠合,而且,由于二者的叠合、交融、凝结,产生了更大的动力源泉,使他对艺术的爱更为强烈,对文学翻译更是情有独钟,因为他已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融合在具体的艺术追求中,而在翻译活动层面上说,“对文学作品爱之愈切,领悟愈深;领悟愈深,译者与作者愈能发生思想的接合和心灵深处的共鸣,译者也就愈能传达出作品的‘神韵’”。所以,傅雷的译著至今还能赢得“许多心灵的朋

友”，与他们“相接相契相抱”，这与他融合了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的赤子之心和人文情怀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有着一颗超凡脱俗的赤子之心，傅雷才能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艺术热情和文学才华，忘我地投入，最终把自己的人品融化在译品中，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连同着艺术心血，一道化作了极富魅力的感人的文字，化作了深刻的人文情怀，化成了永恒的生命。

四十二年前，傅雷走了，但凭着他的赤子之心，人文情怀，凭着他对生命的独特诠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他的精神永存。

傅雷永远活着。

目 录



- 余光中 常仰典型——代序 \ 1
柳鸣九 纪念翻译巨匠傅雷——代序 \ 1
许 钧 傅雷永远活着——代主编的话 \ 1

- 洪银兴 在傅雷诞辰百年纪念暨“傅雷与翻译”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 1
范小青 心灵之力,追寻文学的高洁与芬芳
——在“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 3
吴岳添 不朽的丰碑 \ 6

第一编 傅雷翻译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影响

- 陈思和 傅雷的精神遗产 \ 11
叶兆言 怀念傅雷先生 \ 14
毕飞宇 生与死的启示 \ 19
唐 瑾 架起中法文化交流桥梁的人——深情缅怀傅雷先生 \ 21
李景端 文学翻译史的一座里程碑——怀念傅雷 \ 25
谢天振 论译者的地位——为纪念傅雷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 29
宋学智 许 钧 傅雷的意义 \ 34
罗顺江 霍瑞彤 “神似”的再解读——傅译文本对翻译教材建设的影响 \ 39
杨全红 他们仨:翻译连着你我他
——傅雷、钱锺书、杨绛之间的翻译“故事” \ 49
崔 峰 翻译与政治:论“十七年”文化语境中傅雷的翻译活动 \ 66

李 寄 论傅雷的后期翻译 \ 82

钱林森 傅雷翻译文学经典与现代中国知识者文化人格建构

——以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例 \ 94

谢金蓉 傅雷与伏尔泰：一个“老实人”在中国的旅行 \ 107

唐 珍 傅雷——不愿复译 \ 123

第二编 傅雷的翻译思想

罗新璋 江声依然浩荡 \ 131

吴锡德 翻译空间：浅论傅雷的“神似”理论 \ 138

郑敏宇 伟大的翻译家，平实的翻译观——再读《翻译经验点滴》 \ 155

黄忠廉 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个案 \ 160

王 宁 语符翻译与傅雷的跨文化图像翻译 \ 169

胡庚申 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 179

韩 晗 国家意识、人文情怀与文化观

——兼谈傅雷的翻译思想与美学思想 \ 189

樊 琳 傅雷出版历程及其出版观 \ 197

陈 跃 浅析傅雷先生文学翻译与国学素养的关系 \ 204

王洪涛 傅雷与霍姆斯面对面

——在中西互鉴中走向翻译标准的解构与重建 \ 210

郑 晔 穆 雷 傅雷翻译研究在中国——以研究方法为视角 \ 218

桑仲刚 穆 雷 用解读、理解和生命的体验走近傅雷

——人文方法与翻译家研究 \ 229

第三编 傅雷翻译的诗学追求

郭宏安 傅雷与“信、达、雅” \ 241

鲍叶宁 从《欧也妮·葛朗台》看傅雷笔下的文言和方言 \ 247

阮若缺 傅雷翻译经验所衍生的文学翻译省思 \ 253

吴志杰 以神驭形——文学翻译中再现风格的美学攻略 \ 264

邵 炜 从傅雷对《艺术哲学》的翻译浅谈翻译的接受美学 \ 275

- 袁 莉 从主体论的角度看傅雷先生的翻译 \ 286
- 杨 振 许 钧 从傅雷译作中的注释看译者直接阐释的必要性
——以《傅雷译文集》第三卷为例 \ 297
- 江 枫 傅 雷,一位被误读了的语言艺术家
——读傅雷译作部分评论有感 \ 304
- 李焰明 袁 静 四字格在傅雷翻译中的妙用 \ 321
- 王宏印 译苑巨擘,艺坛慧眼——傅雷的文学语言观与译笔考辨 \ 333
- 凯德金 缪 君 进入傅雷译作 \ 351
- 缪 君 傅雷风格之量化——运用词量学来考察人称代词在《约翰·克利斯朵夫》
汉译本中的翻译情况 \ 367
- 曹丹红 诗学角度看傅译《老实人》对原作风格的再现 \ 387
- 姜丹丹 傅雷与本雅明、梅肖尼克——傅雷翻译诗学的境界重构 \ 401
- 钟蕾莉 傅雷和《艺术哲学》 \ 412

第四编 傅雷精神及其艺术人生

- 榎本泰子 《傅雷家书》在日本翻译出版的意义 \ 421
- 森冈叶 关于傅雷先生与傅聪先生父子的艺术人生及读者的反应 \ 426
- 陈 寒 水流云逝神犹在——记新版《傅雷家书》 \ 430
- 欧阳东峰 穆 雷 从《傅雷家书》中的哲学精神解读傅雷的双重人格 \ 433
- 吴为山 傅雷对中国美术的贡献 \ 442
- 胡 震 法国沙龙的中国实验——傅雷与决澜社 \ 445
- 陈蜀玉 传统与叛逆之间的傅雷精神——写在傅雷诞辰百年之际 \ 455
- 陈广琛 西洋音乐的“中译”——评傅雷的音乐观 \ 459
- 陈 蜜 王海燕 傅雷、莫扎特与文学翻译中的灵犀 \ 471
- 陈子善 赤子之心的最初体现——傅雷早期佚文浅谈 \ 480
- 金圣华 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 \ 484

高 方 傅雷的精神世界及其当代意义

- 傅雷诞辰百年纪念暨“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502

在傅雷诞辰百年纪念暨“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经济学家 洪银兴 ◆

尊敬的来宾，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傅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南京大学党委和行政，代表南京大学全体师生和员工，向参加此次活动的各位来宾和各位代表表示我们最热烈的欢迎。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文艺批评家，一生译作宏丰，译艺超绝。所译三十多部作品，洋洋数百万言，均堪称佳制，其魅力历时半个多世纪不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先生不仅译技精湛，更有丰厚的艺术修养濡染于心。从他的家书等许多作品中，都可见纯净的艺术之光闪烁其间。正是这样的学养，不仅成就了一代翻译大师傅雷，更塑造了一个刚正不阿、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形象。褪去岁月的尘埃，这形象显得愈加高大而光辉。

历史走过沉沉冬夜，迎来了绚烂的春天，傅雷先生也已冥寿满百。今天，在春和景明、古木参天的南京大学，“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来自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八十余名专家学者，聚集于此，共同纪念这位伟人的百年诞辰。这对于傅雷，对于南京大学，对于中国的文学翻译界乃至整个知识界，都是一件幸事。

我们纪念兢兢业业的译者傅雷。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艺术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事业。傅雷先生说，“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他正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中，向他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完美”靠拢。这是一种对于“真善美”的执著追求，是一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韧劲，也是一种极为清醒的人文意识，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更对自己负责。纵观傅雷的一生，他的翻译原则也正是他的做人原则。翻译与人生在傅雷这里实现了最佳契合。

我们纪念往返东西的使者傅雷。他在法国文学瑰丽的花园中徜徉，为的是

摘下其中最美的花朵，献给自己的父母之邦。他是寻章摘句的诗人，在中西文化间穿梭，为了人类灵魂的互通，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他用“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这样的名句，为我们打开了皇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世界；他译的巴尔扎克作品，生动传神，已成为我国法国文学翻译史上的经典之作。他用生花妙笔，促成了中法文学艺术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奇遇。

我们纪念忧国忧民的智者傅雷。“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傅雷先生至爱的诗句。虽然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闭门译书，足不出户，但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人在书斋，心中却念念不忘窗外痛苦的国民。在黑暗的岁月里，翻译成了傅雷手中的一盏明灯。正如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所说，《贝多芬传》让他“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他决意用翻译，把这点光和热传到同胞手中。在那个年代，翻译对于傅雷这样一个极具良知和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来说，传递着伟大的人性力量。

今年是傅雷先生的百年诞辰，回顾他的一生，短暂的五十八个春秋，虽然历尽艰难悲壮，却是“充实而有光辉”。今天我们隆重纪念他，就是纪念他在翻译领域的辛勤耕耘，纪念他对文学事业的热诚奉献，纪念他严正的为人和高贵的品格。江声浩荡，洪钟韶击，我们要学习傅雷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对事业的认真与执著和做人的真诚与坦荡。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人类不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探索，傅雷的精神就会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产生永恒的价值。

最后，我要感谢江苏省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协会、江苏鸿国集团对本次会议的的大力支持，你们为此次盛会的召开作出了巨大贡献。我还要再次感谢各位代表的光临，祝各位身体健康，事业进步。

谢谢！

心灵之力,追寻文学的高洁与芬芳

——在“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 范小青 ◆

各位学者,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美术史家,今年是傅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南京大学、中国翻译协会和江苏省作家协会在这里联合召开“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缅怀这位具有深厚学养和高尚人格魅力的一代翻译巨匠,研讨他在翻译以及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的造诣,并从中领悟其丰富而奇崛的精神内涵。

当前,正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时刻,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纪念傅雷先生,更是别具意义。因为,我们纪念的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文学家,更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这就是傅雷先生以及无数的中华优秀儿女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坚强不屈的精神。今天,我们纪念傅雷先生,并以此向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说到傅雷先生,人们总是惊叹于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没有傅雷,就没有罗曼·罗兰史诗般的多卷中译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可以说,傅雷先生是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者,他穷毕生之心力,镌刻了一座法国文学翻译领域前无古人的丰碑,汇聚成了十五卷五百万言的《傅雷译文集》。正由于傅雷先生高山仰止的翻译成就,其光华似乎多少遮蔽了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其实,在原创性的小说、散文和批评文章中,同样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独具个性的傅雷,他的思想,他的风骨,他的艺术观、人生观,无不让我们感受到他如雷火般强烈却又柔肠百结的灵魂。

傅雷的文学创作最先始于小说,一九二五年,十七岁的傅雷就写了短篇小说处女作《梦中》,继而又写了《回忆的一幕》等。这个时期的傅雷孤独苦闷,正如他

自己所说：“悲欢的事，总向梦中寻觅吧！”促使他这个稚嫩的梦的结束，是他青年时代的旅法生涯。在跨越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这茫茫水域的远航中，傅雷感受到自己被“送交给了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面对着极其雄伟的大海深渊，他个人的那些愁苦也被净化，“力”在心灵里渐趋苏醒。这时，从笔端流出的文字，《法行通信》十五篇，少了许多孱弱，多了对客观事物细致逼真的观察，以及气象开阔的壮美描写。这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个转折，也可以说，是一次大的思想提升。沉湎于小我的傅雷，开始走向深邃宽广的文学艺术殿堂。

在法国留学期间，作为学习法文的练习，傅雷就尝试翻译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后来，傅雷开始研读罗曼·罗兰的作品，受罗曼·罗兰的影响，他热爱上了音乐，尤其对贝多芬和贝多芬的音乐推崇备至。他深受贝多芬“力”的影响，同时又鲜明地溶入了中国士子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溶入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尊和自强。深厚的文学功底，学贯中西的渊博修养，使傅雷的译文如交响乐般宏富华美，气势磅礴。而对西方美学、音乐、绘画的精通，又使得傅雷的散文创作和文学批评更显得卓尔不凡。自由穿行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之间，傅雷如鱼入水，相得益彰。

在傅雷的文学批评中，《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最早评价张爱玲，也是最有见地的批评文字。他对张爱玲的《金锁记》，从内容、结构、节奏、色彩等诸多层次进行评析，给予了《金锁记》较高的评价，认为“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但是，并没有因为张爱玲当时红遍上海，傅雷就一味地捧场、讲好话，对张爱玲的《连环套》，傅雷就提出了比较严厉的批评，他说，《连环套》的“主要弊端是内容的贫乏”、“人物的缺少真实性”，“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的路”，这些文字，张爱玲当时是不能接受的。但若干年后，张爱玲本人也承认，“那小说看着不成样子了”。傅雷的批评，有一种很直的犀利，他是一个要说就说真话的人，这也是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我想，傅雷的这些批评文字应该成为我们的经典范本，尤其是傅雷不惟陋习只惟真理的品格，更是我们后人的楷模。

在文学创作方面，傅雷的散文是颇有成就的。最主要的就是《傅雷家书》。《傅雷家书》秉承了中国古代尺牍的文脉，又拓展催驰着自己遐想的时空，在私语性尺牍的狭小空间里，打开了一片神奇的天地，成为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奇书。在上个世纪某一时段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些作家处在失语不能语，或是违心地说假话空话的状态，傅雷以这样的私语方式，建树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价值。《傅